



莆陽文獻卷之七

銘

彭祖觀井圖銘

陳靖 見本傳

淳化中予將命之狄丘道由彭門有客得彭祖觀井
圖以為貺中有臺榭人物山水森森然萬狀其佳象
幽致繪事之王予無取所慕者唯彭氏面井而覆之
以輪背樹而纜之以繩凭杖斂躬跼蹐而迎視兢兢
然若將墜也嗚呼古人臨事而惧有若是檢身遠害
有若是後之君子得無效歟因銘于座右曰至哉古
人遠害全身戰戰兢兢恒若履水朽索之馭納隍是

慮天子則之鴻圖永據存而惧亡繫于苞桑諸侯
則之其國必昌若舟弗濟夕惕而厲大夫則之其家
孔熾直哉惟清執虛如盈君子則之其道元亨不爭
在醜無愧屋陋庶人則之其食孔阜吾省予行吾慎
予守竊比老彭式介眉壽

山路銘

劉焯

字仲則工部
尚書謚文肅

自游洋山行九日抵延平之西芹萬山索結
一路如線僕輩負戴穿沁躋攀未始有失既
得驛路時蹶而踣者莞尔而為之銘曰

遇險則恐居夷乃肆恐故無虞肆實多墜子胡不親
天下萬事易之則難思難則易越栖會稽吳亡可待
葵丘色矜會者四解毫釐失操霄壤成敗嗚呼戒哉
無有細大

箴

律已以廉

王邁

見本傳

惟士之廉猶女之潔苟一毫之點污為終身之玷缺
毋謂暗室昭昭四知汝不自愛心之神明其可欺黃
金五六駝胡椒八百斛生不足以為榮千載之後有
餘戮彼美君子一鶴一琴望之凜然清風古今

撫民以仁

古者於民饑溺猶已心誠求之若保赤子於乎入室
笑語飲醲嚙肥出行鞭朴曾痛癢之不知人心不仁
一至於斯淑問之澤百世猶祀酷吏之後今其餘幾

誰甘小人而不為君子

存心以公

厚姻婭近小人尹氏所以不平於秉鈞開誠心布公道武侯所以獨優於王佐故曰本心日月利欲蝕之大道康莊偏見室之聽信偏則枉直而惠奸喜怒偏則賞僭而刑濫惟公生明偏則生暗

蒞事以勤

爾服之華爾饌之豐凡縷絲而顆粟皆民力乎爾供居焉而曠厥官食焉而怠若事稍有人心胡不自愧昔者君子靡素其餐汗流洽背日不辭難警枕計功

夜不遑安誰為我師一范一韓

主靜箴

劉閔

見本傳

太極之體惟貞而靜其在人心是之謂性靜極而動五氣順行其在人心是之謂情至虛至明不偏不倚乃性之德惟靜之理率性而行毫釐不差乃情之德惟動之和體立用行動根乎靜根得其培支達斯盛主靜之要敬以持心不覩不聞必戒必欽塵慮不生一疵無蔽儼然若思對越上帝事物之來必精其思隱微之際必慎其幾無過不及斯情得正酬酢萬變主翁常定事應既過鑑空衡平動靜循環一理運行

乾乾不息馴致聖境伊顏何人在乎自競

贊

老人星贊 應制

吳希賢

按志老人星在弧星之南一曰南極常以秋分之旦見于丙見則治平主壽昌故常以秋分候之南郊某年月日是星寔見臣某謹拜手稽首而作贊曰弧南之虛秋分之旦候者告言明星有爛稽之占書曰茲明星其瑞匪他惟壽之徵厥徵伊何 天子萬壽朝有老成民有耆考茫茫壽域八荒一區天監在下而壽豈徒書曰介壽曰攸好德德焉而壽斯謂平格皇有顯德天命用休明星之應匪力之求匪力之求為

國上瑞小臣作贊敢告有位

...

...

...

...

...

...

...

...

雜著

噫二篇

黃滔

或謂聾者曰師曠也瞽者曰離婁也無不悖其辭之
戲或謂魯儒曰顏閔也蜀儒曰楊馬也無不喜其辭
之美是何彼視聽之亡而苟能自鑒此以耳目之貌
而反不自知噫

芝蘭草也松桂木也喻於君子而榮之桀紂君也李
斯大臣也盜跖華胄也喻於小人而恥之則知蛇克
銜珠而奚蛇龍苟醢身而匪龍噫

帝王伯

鄭厚 見本傳

東鄰嘗亡牛畏糧迹之七日得之岩嶷之中纍纍然
一羸牛耳舉家喜譟皆有德色其比鄰且慶之矣雖
扉履之弊糧糗之費筋力之疲失吾故牛之肥澤不
恤也西鄰之牧者日出而駟散之夕而估之無履糧
筋力之蠹牛濯濯然日滋矣牢而涂之闔戶而入牧
人與其家若無所有是故堯舜性之而人不知湯武
身之而人不疑五伯假之而天下賀

說

豫齋說

陳宇

俊卿從子知梧州

昔周茂叔每令學者尋顏子樂處予讀易至豫之九
四每思此文為豫主欲尋其所以豫者而未得及觀
兌之大象有曰君子以朋友講習始知豫之所謂朋
盍簪者亦此意蓋豫卦除下一畫則為艮而九四正
當艮之上篤實而有光輝宜其大有得而且勿疑也
艮次兌有兌之朋友講習而後有艮之篤實光輝此
四之所以為豫主也此衆爻所以必由之而後豫也
天下之豫又孰有大於此者乎一日訪阮初菴目其

齊扁曰豫始焉未悟其易初為豫之意久之乃若有
得於心蓋初則雷在地中復之時豫則雷出地奮豫
之日有所存養於中而後有所發見於外此可以見
阮君之所學也予因以前之說而質正阮曰此固朋
簪之所以盡也他爻亦可得而闡歟予曰豫卦除四
為豫主初之鳴三之盱上之寘以豫為豫者也二之
介于石五之貞疾不以豫為豫者也孔子於二則曰
中正也於五則曰中未亡也不言所豫大矣哉此則
吾儕之所當講習者也天下之豫又孰有大於中正
之道乎阮曰然乃筆其說

鬼說

周瑛

有鬼乎曰無鬼也色如削爪隳膚如植鰭傳身如斷

菑凋首如蒙俱見荀子此其人死且數千年鬼貌怪

形人無見者無鬼乎曰有鬼也介而行被髮而踊豕

立而人啼執弓矢向王以射王伏弋死其事甚怪也

然則鬼有無何居曰人之生也泊乎氣耳氣聚而生

氣散而死散而未盡而崇興焉蓋氣盡而死者魂歸

于天魄歸于地矣崇何從興故臯陶傳說周公孔子

死不為怪者氣盡也氣未盡而死者魂升而沉魄降

而滯故鄭伯有趙同公子彭生周大夫杜伯死而為

怪者氣未盡也然則無鬼者其常也有鬼者其暫也
雖曰暫有終化而無君子謂之無鬼可也

震雷說

前人

成化癸巳春州民有震死者或問曰雷有形乎曰無
形也無形而震者何也曰陽決也陽動而陰靜陽闢
而陰翕二者其性相反也惟其相反而不相得故其
勢相持如仇然於是動者欲出而為靜所制闢者欲
散而為翕所拘故陽挾陰以行飛走振迅動盪盤薄
或左或右勢無定在久而陰負則陽決矣陽決剛之
至也遇木則木折遇石則石裂遇人與獸齧粉矣雷
何擇於木石人獸也哉遇其決耳曰雷無形而人拾
得雷斧者又何與邵氏謂星與雷皆石氣也星殞于
天而化為石雷震于地而化為斧皆石氣也雷何形
哉

文昌祠說

前人

今天下郡縣學多建文昌祠祀所謂梓潼帝君者守
正之士嘗撤其祠矣然未有明白著說以辯之者考
天文志斗戴筐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
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祿六曰司災占天者謂
文昌六星乃天六府主集計天下事又司祿主賞功

進士考周禮大宗伯掌天神以禋燎祀司中司命說者謂即文昌第五第四星也由是觀之則所謂文昌宮者指天星而言所以祭者則隸于大宗伯也今夫文昌祠正中而坐者爲梓潼帝君帝君左右二童子曰天聾地啞相傳以爲帝君判天祿二籍職貢舉天聾口得言而耳不得聞地啞耳得聞而口不得言故其事秘密又有九十七化書謂帝君所作大都竊吾儒之緒論飾異端之邪說詞人學子不知其妄爭祀之吁亦惑之甚矣夫道莫正於孔子而人之爲學莫先於孔子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所以教人定心志也又曰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所以教人修人事以聽天命也漢董仲舒對江都王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論者以舒爲學得孔門正路以其知聖賢所用心也今方建學校以講明孔子之道將欲使學者翕然趨之顧乃祀怪誕無稽之神而導以奔走利祿之路其可乎愚謂得全璞當毀砥砭種芝蘭當鋤荆棘孰謂孔氏門墻而此淫祠可無撤也

傳

林孝子傳

黃璞 見本傳

林孝子攢泉州莆田縣人初舉進士不第仕塞垣後
 仕不擇祿為福唐縣尉翼遂迎養未果聞親有疾奔
 還其家行不俟食餽而失哺及罹難疾殆至殞絕漿不
 濡口往往三日或五日自埏磚甃營丘壠及踰塋期
 獨廬墓側飛走助哀神祇薦祉故白鳥再集甘露聯
 降泉州申使府時貞元癸酉歲李若初廉使茲地深
 所嘉嘆遣從事親往視驗會天久曠乾露彩融釋攢
 拊膺大哭曰自盡於其親人子常道貞符之降本非

所望向者所降其福我耶其禍我耶今使車將至苟
無所驗非餘骸足顧抑將殃乎州里矣遂巡愁雲四
合異香中來觸物氤氲歛成甘露煥然五色錫然甘
味移時不消千木同色靈鳥素質翻翻來翔闔郡共
觀無不從驗以是悖者知敬悍者知馴既圖其狀李
公錄以上奏德宗敦勸孝道降制褒異命立雙闕於
其墓旌表門閭舉宗皆蠲徭徭厚加爵餼迨今號為
闕下林家歐陽詹曾序甘露述備詳其事黃子曰天
道不遠感而遂通林生因心之感上達乎天累降祥
符坐獲旌表是謂天爵豈下萬鍾之貴遂登名此書

以聳孝道云爾

題跋

跋趙忠定公朱文公與林井伯帖

劉克莊

某為童子時受教於先友井伯林文初筮主靖安簿
辱授印馬卷中諸帖皆嘗見後三十餘年復從君
保陳君見之蓋先友宰上之木已拱而其家亦益落
矣感今念昔不勝悲慨當乾淳間艾軒先生與忠定
相君同館井伯文以艾軒猶子為忠定上客所交皆
當世名人而於朱張呂三君子尤厚忠定帖雖家事
瑣碎亦謀焉文公帖如黨論之與大愚之貶衡陽之

薨皆當時大變故士大夫掩耳不敢聞公獨諄諄然
赴告於井伯文一太學生未脫常布而隱然任世道
之隆替受諸老之付囑可不謂賢哉初餘干縣尹有
憾於忠定謫命下祖昔人憾萊公元城故智張皇特
甚井伯文適在吳中先馳書以報忠定賴以自安嗚
呼使遇良史筆之豈減於陳仲弓郭有道耶昔太史
公書傳揚惲蔡中即書傳王粲韓吏部文傳李漢不
必其家子孫也君保其善藏之

跋朱文公與陳丞相帖

前人

文公上受孝皇深知當時元老大臣多敬事公下為
天下學者尊師惟不為時相王魯公所喜或言因按
發唐台州而然夫為天下之宰當平其心顧以一鄉
人芥蒂曾中乎文公與陳福公帖云除書朝下劾章
夕聞者亦足以見其不容於時之大意蓋曰主眷曰
人望曰公論至此皆不足恃而相權亦可畏矣若夫
上無人主之知次無元老馭之助下無天下之譽又
值王魯公輩當軸秉鈞止有山林一路可入別無他
法林君善藏此帖非我輩人勿輕出

跋許教一鶚廷對策

前人

友人許君孟狝奉對大廷語直屈居第七聞者壯之

予曰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君策既痛斥清臣祖洽他日所立必有以愧二人之面而伏其心者否則天下後世將以我之所以責人者而責我豈不甚可畏哉或曰科舉之士志於得而已李葉之罪不在於少壯應程度之初而在於老壽已貴顯之後余觀二人仕宦最久皆磨礪所善洗濯前非之日也廼迷而不復流而忘返終其身而後止茲其所以為可罪歟昔張安國對策譽檜既魁天下大悔之後交游朱張為紫巖公上客亦安國也蔡疑應舉時師了翁及貴欲殺了翁亦疑也然則初節似文饒未足為君喜晚節似安國君可不勉哉

跋詩家道山集

鄭南吉

字升伯龍溪邑簿

作詩難編詩尤難古人編詩多矣往往病於體格不備或人非本色未爬到癢處或所作體墮一偏只編得自家詩雖前輩諸賢有所未免余少讀詩惟喜呂氏麗澤臨川曾氏選唐絕句今得林君德明所編詩家道山蓋畧祖呂而詳於曾又善推原昔人命意之本造語之法摘其微妙以示學者詩之關鍵具是矣然君猶謂初學啟蒙其縱橫變化出乎規矩之外所謂神而明之則存乎人丹爐鷄犬白日羽翰亦自夫

吸新吐故鍊形導氣中求之君自著有敝帚集所謂
爬到癢處不墮一體出乎規矩者君其得之矣

跋李仲元畫晉諸賢圖

陳旅

晉人清虛宏達仲元可謂得其韻度者矣當時取人
先白望後實事司馬氏不作職此之由茂弘豐功雅
量在江左無與倫儼然不能用陳頴熊遠之言以革
曠誕之弊安石有期功之服不廢絲竹士大夫習以
成俗此謂可惜也餘數公皆一時名人然皆未免有
如圖中袒跣之態君子於此有所興起而亦有所創
艾乎

跋許益之古詩

前人

右國子博士吳正傳氏所藏金華許先生古詩十三
首先生不喜矜露人罕見其辭章今寫此以遺正傳
豈非以相知之深相好之篤而然歟旅嘗病夫近世
有儒者詩人之分也深於講學而風雅之趣淺厚於
賦詠而道德之味薄要之皆非其至焉者烏乎無儒
與詩人之分也先生沉潛載籍大而聖賢心學之蘊
細而名物度數文字句讀音義之詳靡不究極隱居
終身不以自外至者易其素守計其平日之所以用
其心者迨若未遑他及而此詩冲澹醞藉音節跌宕

而興致高遠乃若專久於為詩者是豈可以向所謂
儒者目之哉其庶幾吾之所謂至焉者耶觀其詩想
其為人蓋亦一世之豪傑而不見於用者耶旅學不
進而志未衰欲受教於泚河之東而先生已矣三復
遺墨不勝悵惘而歔歔也

跋方詩境叙長官遷莆事始 方大琮

大琮曩見鄉人凡諸姓墓誌皆曰自光州固始來則
從王氏入閩似矣又見舊姓在王氏之前者亦曰來
自固始詰其說則曰固始之來有二唐光啓中王審
知弟兄自固始携諸姓入閩此光啓之固始也前此

晉永嘉亂林王陳鄭丘黃何胡八姓入閩亦自固始
此永嘉之固始也非獨莆也凡閩人之說亦然且閩
之有長材秀民舊矣借曰衣冠避地而來豈必一處
而必曰固始哉况永嘉距光啓五百七十餘年而來
自固始前後脗合誠切疑之及觀鄭夾深先生集謂
王緒舉光壽二州以附秦宗權王潮弟兄以固始之
衆從之後緒拔二州之衆南走入閩王審知因其衆
以定閩中以桑梓故獨優固始故閩人至今言氏族
者皆云固始以當審知之時貴固始人其實非也然
後釋然知凡閩人所以牽合固始之由嘉定辛巳游

宦江西有清江同姓人携寺丞叔所辨長史自固始
遷莆之非曰此寺丞客清江日所傳也益知長官因
官入閩遂家於莆猶在唐世援据明白其為祛惑信
矣敬錄于前

文安公帖跋

余謙一

右先文安公遺墨一紙於里巷學童剪裁故紙中得
之雖不甚完猶得五十八字蓋宦游他鄉與母家延
陵氏所作也方承平時公之真蹟懸金莫能致况兵
火後乎冷笏舊氈誠吾家至寶此紙為家書內幅不
過候問彛恭爾然篤實忠厚藹然見於情文自其本
求之孝之所推也端方嚴重凜然見於翰墨由其內
觀之敬之所形也書法心法也心法家法也艾軒先
生論公父子嘗婉之萬石君家一言以蔽之亦曰孝
謹而已烏乎後之人其勿替之哉

讀韓柳蘇黃集

林光朝

蘇黃之別猶丈夫女子之應接丈夫見賓客信步出
將去如女子則非塗澤不可韓柳之別則猶作室子
厚則先量自家四至所到不敢畧侵別人田地退之
則惟意之所指橫斜曲直只要自家屋子飽滿不問
田地四至或在我與別人也

讀柳文

顧長卿 見本傳

大德壬寅夏余以事趣福唐寓所卑濕鬱鬱蒸悒悒如
 墮甑間既簡出入又倦應酬益無事搜故篋得柳文
 數帙與客味誦以酬日客曰河東文刻削多微詞間
 未脫駢儷習間又好為浮屠代作慧語去韓迥甚予
 曰二公生相好文筆相軋軋然柳非抑膝韓者母輕
 訾讀宋清傳客曰余謂刻削多微詞非耶至李赤傳
 曰甚矣又讀謫龍說曰為尚書即例貶後懟筆也累
 累讀蝟蝻傳麩廬鼠戒愀然曰子厚以謫恠妄尊而
 儕人類於是蠢蠢者抑又甚矣最後讀何間傳曰嘻

君臣之際尚忍言之是不可以訓撫卷喑喑切夜若

不能平者予曰是惡足為之懲念而喑喑者耶夫始

貞而終凶倏合而乍棄飽食厚貨狎非其類以是非

好惡遷其神卒歛愧死以取訾於世世或有之若子

厚之飾說竊牛世切語峻文醜詆則適足以為已之

訾而烏足以訾人子厚踵世業躡高科躋膺仕庶悍

自表裸其禮節猶未改也一旦勢利撼記部切於

前意不能無動仵有眉切文陰詭險設鬼域之雄其

並緣以為名高者群惡少無賴男子爾頑嚚沓徒軫

也貪權賄重輕曾溷胡用切廁不若顧乃詭笑側視

以為是我良友過矣又謂可以共立仁義禪教化安
 元元豈狂易病惑耶利帝之昏抑太子之明睢盱澳
 忍洪地珍切忍乃珍切盜暴萬狀以為真飽食無禍也
 重離繼天陰類惡物棄隱處而子厚亦頓踣鬱於越
 楚之郊晚坐夢得玄都語又例徒卒躡仆不能起悲
 夫子厚異時不自顧賴遂厄窮以斥其才高其負詬
 重又不自緘默顧欲以文墨語言之技戕囊隔角慙
 慙元界切然取勝於人至死不悟噫失身撓節貽笑
 干祀文雖文無益也然則卑之為溷濁極之為荒淫
 下之為市人反之為異類是皆不足以警人而適足
 以為已之警也果矣客曰唯唯是足以為戒

書鍾馗夜獵圖

楊慈 見本傳

揚子嘗與越客觀鍾馗夜獵圖于莆陽郡博博先生
 之冷軒既撤卷客乃攘袂整冠翼拱而前曰鬼有之
 乎予曰有陽而為人陰而為鬼有陽斯有陰有人斯
 有鬼何謂無乎客曰吾聞人之死魂歸太清魄歸
 太寧化為野土如水之冰靜聽之不聞其聲熟視之
 不見其形其或為妖為孽騰踏憑陵或嘯于梁或過
 于庭驟觸于人莫之敢攖抑何恠耶而莫之知也予
 曰居吾語女夫大鈞搆物萬象化成生有食色死歸

窈冥固其理也然或生不得其正死不得其平精魄未散結為陰靈是以澤有委蛇戶有雷霆黃熊為玄絲大豕為彭生山夔一足彳亍以行傳諸載紀言足詳聽子何疑於是焉客曰茲則然矣乃有一士天挺之英猛鬚列戟怒目流星圓笠覆首蹇驢宵征百鬼前驅以將以迎兵膠戈戛弓矢弮環廻廻聞之而股栗魑魅覩之而心驚予則莫知其所以能也願為告焉予曰斯人也重金為姓九首其名棲遲岩阿垂惟閉扃資輝螢雪刻意汗青揮毫如散霧吐辭如建瓴是所謂終南先生者也方其時孽婦竊號唐祚以傾群小跳踉沸如糜羨先生思圖匡復汛掃搶攘欲集二張於藁街軼五王而獨稱柰何抱藝三試弗獲一榮觸階以沒流血濺纓憤懣之氣人殆莫之勝也夫生有所廢死有所興在帝左右一降一升秉符試劍麾除妖精蓋能使群神而呵護是猶上將之驅強兵也寫真繪象俱得其情子猶我惑則史氏可徵客乃從而謝曰愚蒙重蔽醯鷄在甕微徹吾覆焉知日星而今而後乃可言夫幽明雖然子不語怪吾嘗質諸孔氏之經

跋麥舟圖

林環

范忠宣麥舟事古今掛人牙頰而紀傳不載論者惑
焉且謂其有父兄在不稟命而行為反傷於義噫何
其厚望之甚耶予曩嘗為詩以辨之其畧曰東吳仙
客芙蓉城主家有三喪愁未舉睢陽東來美少年逆旅
相逢泣相語世無元振空嘆嗟意氣激烈當何如麥
舟五百豈足惜一旦委贈寧躊躇歸從便道獨徒步
懇懇趨庭道鄉故片語相逢唯諾間千載令人長慨
慕噫公盛德天下聞當朝柱石稱元勳麥舟義高非
所重後來議者徒紛紛後於近代名儒集中獲覩韓
明善陸子方諸賢論議如曰盡日趨庭言底事高風
不在付舟時此韓詩也若夫謂范高平清規懿德卓
冠當代麥舟事不足伐則陸說也於是益信予前所
辨者為允而深嘆范氏父子世德之盛也今忠宣之
幾代孫某持麥舟圖卷來索予題余嘉其能心祖父
之心且於是為得其實故併書或者之說與余曩日
之所辨復質諸近代諸儒之所論附於圖左以白忠
宣父子之心且使裔其後者知乃祖功業之偉有未
可以一事求之也

題紹興戊辰登科小錄後

宋端儀

見本傳

登科錄不過錄一時榮遇故易代之後多弗傳茲錄

之傳以有大儒登名其間爾由今視之是時夷狄制
命禽獸逼人秦檜方持國柄挾虜勢以扼君父臨軒
之間專及光武抑臧宮謝西域之事大抵皆檜意也
凡一時繫銜篇端以有事貢舉如巫伋余堯弼沈該
湯思退詹大方之流類多檜黨蓋至是趙忠簡張忠
獻李大發胡邦衡范太史諸賢或斥或死或鴻飛五
湖之上而宗忠簡岳武穆亦已啣冤九泉久矣霍瓘
方熾和議方堅群儉滄訛衆口一談至於大對之策
今人人已無復完篇惟宋史編年畧書董德元陳孺
王佐三人皆譽檜功德深箴夫前代用兵失計必以

自治寬和為說遂遞居高選而方輿志載徐履南省
第一檜欲牢籠之期妻以女履佯狂不答一字得附
第五甲末時彥有殿榜若還顛倒掛徐履依前作狀
元之句原履之心蓋實恥言和之一字不欲附麗非
人而為是舉則一時端人莊士持正論之幟如履者
想必多收寘後名焉錄中如蕭燧李彥穎尤袤韓彥
直胡元質芮燁莫汲王師愈諸公多名士惟葉衡至
相亦不免遭史氏貶議若王佐始雖譽檜其後交遊
朱呂大賢為世名從橐德元乃傾心附媚躡躡政府
遺臭萬年矣然則是錄雖錄榮遇流傳至於三百載

善觀者既於此考求一代科目規制而當時用人之非行政之失與夫榜中多士賢否咸可以槩見焉其於政教亦或有所關繫云爾偶同年友鄒侯元吉取徽本翻刻高郵郡齋出示於余因題于後以歸之

題崔清獻公言行錄

前人

宋至寧宗末韃靼日強金虜南徙而李全又叛附不時宋人立國錢塘僅僅支撐以免亡滅使當時繼統正傳授明縱彼腥羶之氣逼人崛起之勢可畏而我之民彝物則固自若也奈之何黠后權臣相倚為奸利子竑廢而理宗立旋又擠竑於死地三綱淪人紀壞國之所仗以為精神氣脉者至是蓋已斷喪無遺雖當時名士往往隨世以立功名而大賢君子則有的知其不可而嘆息痛恨焉思歆完其名伸其道以求無忤於心而扶植乎倫紀者南康李公燔莆陽陳公宓與南海崔公與之輩沒齒不肯輕拜理宗除命其意固有所主然李公曾露諸言論間陳崔二公則未嘗片言以著形迹是以淹淹二百餘年其事猶昧晦弗彰夫君子尚論古人因時以考其行據事以原其意張子房終始為韓之心楊龜山始能得之勿謂古人心術卒不可得而測也予初讀宋史陳公傳揆

公所以堅臥不起意實有在於茲來南乃得崔公言
行錄觀之蓋公嘉定末自蜀帥罷歸及寶慶後召帥
湖南不起帥江西不起端平中再除吏部尚書又不
起值摧鋒軍士作亂薄廣城公登埤撫諭 朝廷聞
之即家除帥公既平賊遂謝閫寄徒以不忍鄉郡荼
毒屢勉一出而帥臣六闕月俸給悉還公帑已而除
參降麻前後辭免凡二十疏雖祠祿衣賜亦不受此
公微意之所寓也昔魯宣公為弑君者所立公弟叔
眆非焉終其身不食兄祿與之財則曰我足矣公之
必其叔眆之心乎近世評公者或謂其清風高節或
謂其洪度雅量或謂其知幾知微要之皆淺乎其知
公他書載公有菊坡文集與夫所謂嶺海便民榜海
外澄清錄今皆亡失子孫所傳寫不過榮辭黃奏若
告勅荅詔及遺文詩歌一二而已又皆與言行錄參
錯無倫緒予既略為更定而并以所知者增益焉因
揣公心事之微以自附於推見至隱之君子而就正
于有道云爾

題靈基經

鄭瑗

靈基經上下二卷其為卦二體備者六十有四具二
體者四十有二具一體者十有二無體者一合之為

百二十有五不著作者名氏相傳黃石公授張子房
書又云東方生用以射覆者又云淮南八公傳之淮
南王其說不一要之皆無稽之言也按其中有商山
四皓之語四皓入漢而名始顯下邳老人安得反據
之為故實乎又按朔傳載其射覆數事亦與此書無
相涉者淮南王安持以好道術故以是書託之尤無
所據及考其辭韻非先秦兩漢文字明甚大抵近代
好事者欲神其術往往假托怪神皆不足信南史載
江謐占得金盃玉杯之兆自謐以前不見史傳意東
都末造或南北朝術數之士為之也然細研其理則
似非知易者不能作昔楊子雲作太玄其文奧古幾
逼彖象而不免為儒者所詆為其僭也此書雖簡質
無華而朱張大儒反有取焉者以其雖不求似而理
致獨冥會於易也其占法頗簡於易以十二木而當
其五十策以一擲而當其十八變以百二十五體而
當其三百八十四爻其陰陽奇偶老少吉凶消長之
理猶夫易也蓋精於理數者約易而為之觀者取其
可取而闕其可疑政不必借重於前哲可也晉駕部
郎中顏幼明宋史御中丞何承天本朝誠意伯劉伯溫
皆有註釋以愚觀之顏何之註凡近無理決非其本

書否則近世無賴瞽史妄加竄入以亂之耳惟劉公之解兼用夫子贊易朱子本義之體簡切明備可謂深得其歸趣者此本愚見之廬陵王先生氏愛其便於稽疑因假歸手錄之其間舛訛尚多以無善本可訂姑仍其舊卷首有祭法祝辭尤媒褻不經因略倣朱氏易筮儀潛為更定擲卦之儀如右原本每卦別有五七言斷詩頗淺渥今皆刪去顏何註以其間有可采者姑存之觀者自當玩其象占而參以劉公之解庶不為二氏所惑云

論辯

擬辛伯諫周釐王

鄭瑗

曲沃武公既并晉使上卿載其重器以賂于周辭曰曲沃臣稱使下臣敬布其私于王之下士昔先臣成師分國于沃於今六十有七年奕世載德以逮于稱晉宗寢微鬼神弗享黎民咸貳今稱祇畏天命底定翼都撫有晉國獲守唐叔之祀願徼于文王武王以事天子不腆敝器敢致諸下執事若天子不遐我棄寵靈晉國辱使一介行李照臨敝邑以鎮撫其社稷俾奔走職貢以從諸姬之後豈惟稱獨受貺其

自成師以下實嘉賴之釐王詢諸公卿皆曰仲虺之志有之推亡固存國乃其昌是殷所以興也晉自昭孝鄂哀不君久矣桓叔莊伯世有施于其民晉人之無望而有沃也厥惟舊哉臣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其將由沃乎人心所嚮天實建之從人順天不亦可乎必許晉使辛伯諫曰不可許也夫晉武王之穆也實受大路密須之鼓闕鞏姑洗九宗五正以處參墟匪有戎狄與周匹休永世無斁幽王之難文侯與鄭伯入定平王王室之不隕繫晉是賴平王錫之鉅鬯圭瓊彤弓一彤矢百綠弓一綠矢百命之

曰父義和女多修扞我于難也自昭侯于王之典以甸侯建國王吏弗問晉於是乎末大而本小自是以來曲沃日尋干戈荐賊其君又不能正失刑甚矣今晉侯緡桓王之所建也而稱實虐之又肆其罔極顛覆其宗國獲戾于天天實厭焉王而爵之是違天也何謂順天凡有血氣誰無君親賊君滅親人誰與之王而右焉是拂人也何謂從人違天不仁拂人不義仁義不修何以在上夏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今王易之是獎篡也夫國有民社焉有兵賦焉其誰無覲心聞王獎篡將效尤焉

效而討之彼則有辭效而不討篡者衆矣昔先王之制九伐之法大司馬掌之曰敢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先王以是臨諸侯而正邦國是以萬邦震疊九夷八蠻莫敢不來王及周德下衰諸侯不享於是乎司馬弗職而篡臣獲逞于誅周之不西則職此之由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王不是監周室之卑其何日之有王曰曲沃固而睦矧倍地焉若之何圖之昔平桓之世虢公虢仲再以王命有討于其國無損於寇祇罷師徒今我師實燿而以臨勅敵不亦難乎乃辭辛伯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

晉侯錫之鷩冕之服武公為之賦無衣君子謂周墜王於是乎不君矣君奉天罰罪者也尊臨九有將四海是富何患無財甫刑云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吏而粥獄猶聚罪焉王而為之何以奉天周雖東也與刑未艾若拒其賄而聲其罪王靈既張方伯修職群后協從夫誰敢不承之今不唯大義是昭而強弱是較復諫文非以淫縱其福威瀆天紀矣何君之為

擬延陵季子諫吳子餘祭 前人

吳伐越刑其俘以為閭吳王餘祭暉焉延州來季子諫曰不可先王祇慎其躬建立師保以將順其媿匡

拂其過道之教訓傳其德誼保其身體輔弼疑丞疏
附先後繩其違而糾其慝啓居寢食惟正人是親刀
鋸之餘各有常守故以墨守門以劓守關以髡守積
以宮守內以刑守圍唯啓闔糞除是司比于輿臺牧
圍弗齒于卿士棄守奸政厥有常刑周書曰昔在文
武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非正人出入
啓居無不敬也發號施令無不臧也今君嗣有吳國
不聞令德之建而隣國是馮驟登其俘從而變焉無
乃不可乎夫小人何饜之有怙寵將恣恣將肆侮侮
而制之祇召怨焉聞之鳳不比鴟蛟不暱蟻非其匹

也君棄其尊而刑人是匹數典褻威民何則焉且越
俘吾仇也我陵其邦又殘其支夫其包藏禍心伺釁
而動久矣卒有變也若社稷何弗聽使守舟五年夏
五月王將觀舟季子復諫曰諺有之曰滄海可測人
心罔極君不戒焉禍其至矣禍不可玩諫不可拂安
不可徂怨不可通玩禍為閹拂諫為復徂安不祥邇
怨不智今茲具矣能無虞乎君必悔之又弗聽王乘
舟闔以刀弑之君子曰詩云我即爾謀聽我囂囂其
吳子之謂矣視爾夢夢我心惛惛季札有焉

郭巨辯

林俊

巨埋兒有諸曰慈孝一道也世無虧慈而能孝者參
養哲每食必問所與與孫尤人情母愛之矣嗚所愛
非順也况忍之遠之已過矣况埋之耶母繼有孫之
問欺可乎告之可乎難為巨之詞矣使母痛其孫以
吾故恨死悲巨貧不食死難為巨之書矣春秋以趙
盾正卿不討賊書弑巨弑母矣母固無恙巨不得厚
孝以絕父子之倫矧無後亦禮所謂不孝胥失之矣
殺子事君殺子事母歸一也巨與鄧攸事頗類議者
不以右攸則不得右巨矣曰然則何以紀曰巨孝有
之得金容亦有之掘地非埋兒也曰然則丹書足信
乎曰尤無謂好事者將神巨於孝不知說之邪陷巨
於惡教天下蔑倫巨始也作郭巨辯

祭文

路祭端明李尚書

林光朝

嗚呼涉世故多是謂華髮處世故多斯見其節公仕
淳熙主知自結大編兩進補史之闕先帝曰俞乃
寘于列中更紹熙值天降割言者踵至公留之切歷
舉綱常幾至流血開禧弄柄風濤潰裂嘉定更化天
日昭揭雍容其間亶曰明哲如栢斯勁如玉斯潔帝
眷世臣寵之睿札召棠蔽芾荆湖閩浙惟信惟忠氈
裘誦說貞元朝士日就衰歇嗟爾老臣有疑資決煌
煌紫殿王之喉舌二十七疏期於屣脫問訊泉石曾

未逾月胡慘彼蒼一老竟奪曰福之脩曰尊之達曰
名之全何愧碑碣某等同仕通德密邇名閱僅見典
刑巍然故笏送車千兩遮道執紼何以寓哀蘋馨泉
別

祭李文靖丞相

前人

嗚呼世壞極矣如直漏舟忽楫摧而柁折雖胡越而
驚憂寶紹之餘疽熟未裂久痞忽宣元氣一髮公如
和醫既力言乎戰之非端嘉以來通國吹壘恫疑虛
喝聽命於夷公如著蔡又直攻乎和之害 天子察
公忠實不欺與神為謀舉國聽之公既無矜心亦無

懾色顧瞻四方戰戰慄慄痛擗浮費嚴杜倖門貂冕
袞衣所欲不存行之暮年把握稍定君倚其誠人服
其正內修百度外撫四夷徐徐條理吾國庶幾天道
好垂人事叵測大星晝隕千古一息九重震悼百僚
齋咨四海流涕知與不知縮相唐宗不滿百日司馬
當朝九月而卒撫今懷昔令人涕洟身歿名立公則
何悲所可悲者天下大勢智者復生未知攸濟上敕
左右日視其家公身雖亡公心未遐精神所遊當訴
于帝亟回帝心降福斯世受恩深厚孰如我哀茫茫
九原公尚勗哉

祭方鐵菴文

王邁

壺山之陽烏石之麓鍾英孕竒方爲巨族一經堂中
有書連屋凡生其間德溫如玉方在妙年登文字錄
擢第而後無書不讀大肆於文韓膏柳馥榮進澹然
雅不欲速三十年間下僚沉伏迄于端平賢相當軸
爰帛賁園白駒出谷兄至是時始官輦轂後村與我
並班朝錄見必相規謹勿進熟母卿而圓母侯而曲
我出征言先被竄逐兄立言坡張瞻明目冷語冰人
見者項縮誰爲虺蛇磨牙搖毒一笑而歸幅巾野服
日相過從坐必更僕整整四年紉蘭餐菊文清當朝
我官先復自分踈慵潛深伏隩兄持鄉節維轡若沃
往帥羊城閱歲凡六仁政春熙風濡露沐德量汪汪
陂停淵蓄吐辭出令牖民醫俗戒戢凶殘勸相媿睦
龍戶相安左鱣右鴟鯨波不驚接鱸連舳天雨飛霏
倉腐紅粟家家辦香旦旦以祝瞻元老堂顯允方叔
願言享此如天之福豈謂倏然去騎黃鵠比年以來
幾經換局大老元夫云胡不淑西山鶴山悅齋天目
穹車方駕誰脫其轡菊坡李杜人望所屬台鼎方調
誰折其足袁曹劉徐從班耆宿名雖長存數則何從
兄留于外方立於獨大廈將顛又壞一木視天茫茫

四方蹙蹙旱連江淞兵拏淮蜀失此偉人謀國者孰
維天無情維民無祿幸兄有子碧梧翠竹期之異時
前燈可續我念平生情同骨肉去我傳書連紙數幅
方寄筒郵壽命之辱忽聞訃告哀淚盈掬縈蠲招提
置位以哭桂酒一觴生芻一束寫此哀詞靈其洞臚

路祭西山先生文

劉克莊

烏虜先生屬疾聞者齎咨上對近臣玉色不怡丞相
移書千里迎鑿下至閭巷婦女童兒皆曰哲人必介
壽祺云何一夕去而騎箕在昔范公方古尚夔晚登
政府不至冢司學者至今致恨於斯然其謨畫略已

設施先生視彼則尤可悲平生修方未試乃圭謂天
無意斯文在茲謂天有意一老不遺太平之望竟復
何時禮樂之興百年待誰烏虜昔者之來大帶深衣
都人聚觀公歸何遲今者之還丹旌素帷都人相吊
公去安之矧二三子久從吾師要經執紼於禮則宜
屬畏簡書僅至江湄覆此一觴慟哭以辭嗚呼哀哉

祭余子壽尚書文

前人

嗚呼早客閭幕方議進取嗟我與公扣閣四五流涕
請俟根立勢舉衆指而笑兩生不武晚掾省闈值建
督府聯名駁議條畫縷數曰此虛形不可制虜衆譁

且怒二臣實沮厥後諸事略如前語鋒挫泗城局結
溢浦二十餘年議論出處雖異形骸實同肺腑公久
顯融我獨齟齬端平之元徵至在所於朝孤立惟公
相予昔離今合歲月如許其合幾何僅一炊黍公先
我後散如風雨時事益急潰決莫禦意公復用收拾
首補西風吹訃老懷悽楚我嘗評公金振玉吐王謝
復生倒授之塵及乎臨事精練勤苦誰其似之彷彿
陶康竟復奚為齋志千古士無統盟國無謀主欲往
哭公身縻郡組覆此一觴公來啜否

祭湯仲能文

前人

烏虜卓挹存齋中交晦靜晚善遺公珠璧輝映四海
所稀一門而並近參周朱遠泝淵孟粗而事物妙而
性命先儒疑義下語未瑩前輩緒論開端未竟審思
明辯博考精訂餘力及文上下馳騁論事條達析理
確訥森嚴之言如造律令痛快之作若摧鋒陣離騷
之亂國風之興遺還古雅掃去哇鄭詵詵逢掖沾丐
殘賸蓄以深厚持以誠敬行以平實發以剛勁給札
之召加璧之聘謂言遇合隨起譏評或云名高見忌
實定又疑語直遂忤文靖垂登諸梯忽落于阱孰能
容之賴陛下聖端嘉以來屢易宰柄士居其間群

馬旋海維君屹然鐵壁萬仞寧煮折鎬肯顧墜甌九
冠一髮衆醉獨醒起牧凋壘蕭蕭雪鬢堂屏觴豆庭
絕茗榜辨香為曾鳴鼓攻鄧無侯苦然有僧苦硬未
嘗乏興特不獻刺自吾得君懦氣頗振從容叩擊宮
動商應所同者心不同惟姓舊膺書至肝鬲傾盡首
叙契闊未言疾疾上昇君節士聚相慶予寧一月小
休三徑彼使來諗此介往詞筆墨鮮健體力佳勝豈
陸無車豈川無艇方思劇談詎意長瞑嗚呼君昔在
列昌言時政流涕納忠易鑿療病俯仰十年方未對
證曷不講讀曷不諫諍曷不柱下奮筆誅佞曷不搗
文鳴國之盛若古有訓維人無競三良繼殲一老不
慙先漢廉吏有唐卓行繫士冠冕亦國龜鏡厦摧棟
樑航失纜疇平生清貧室如懸磬西風吹訃心折淚
迸強作君誄辭事不稱豈無友朋不敢假倩往此束
芻君倘來聽烏虜哀哉

莆陽文獻卷之七終

莆陽文獻卷之八

書啓

上安邑李相公安邊書

林蘊 見本傳

愚嘗以十分天下之事知其弊者大半冬輒獻書思相公正而行之嗟無位而言輕相公猶未為行其切者 國家有西土猶右臂也臂之附體豈不固與臂之不存體將安舒愚以此輒敢重陳利病幸相公念而行之當昔漢室彼為內府囊駮走馬曾不虛日咫尺萬里煙塵不動是以司馬遷班固得弄刀筆夸大漢功德炳然與三代同風洎房杜佐 太宗剗單兇

孽天下廓清姚宋相玄宗嚴明文物照耀殊俗後之
輔弼不能嗣守我疆理陷於犬羊嗚呼今所殘者惟
北抵幽郊西極汧隴不數百里則爲外域可不痛哉
可不惜哉且馭馬者必右執策左執綏恐其有非常
之患也倘若臂不勝力體不安坐則踣齧立至豈惟
泛駕乎此事雖小可以喻大相公得不念之乎愚嘗
出國西抵于涇原歷鳳翔過邠寧此三鎮得不爲右
臂之大藩乎自畫藩維擁旄鉞者殆數十百人惟故
李司空抱玉曾封章上聞請復河湟事亦旋寢功竟
不立爾來因循誰復尸之故朝受命而夕寢行日富
貴而月驕慢跨廣衢而羅甲第指長河而固胤嗣士
卒穷年不離饑寒以月繫時力供主將死則已矣賞
終不及故死者歆恨於地下生者吞酸於邊上五十
餘年無收尺土之功者豈朝廷不以為慮乎命將
不得其人耳愚以此竊知不惟土地未可復且慮犬
戎馳突不一日二日則彼三鎮强者閉壘自守弱者
棄壁而逸豈暇為國家以却戎慮乎愚所謂臂之
不存體將安舒今刀斗不聞煙塵不飛蓋宗社之
靈也豈禦守者之有功乎且食租則可以備飢衣稅
則可以禦寒衣食足然後可以教攻戰朝廷既切

念邊軍不違終夕飛芻輓粟常恐後期然而荷戈負
戟者終歲而餓其來已久時莫能更雖度支有廉知
之名節度有營田之目皆以貨利相誘斗粟必欺於
尺素一言可致其贏金如此則士卒不得不飢寒將
帥不得不奢侈欲其攻戰其可得乎此所謂借寇兵
而齎盜糧也其可謂之禦戎乎伏料相公亦已垂意
矣愚竊謂弊既久矣可革而化之化之之術在相公
暫迴頃刻之慮思之思之得人則如班超之儔不難
得也相公命將必取其封錫已榮者封錫已榮彼復
何求以此戰不克攻不得何莫不由斯人之徒與因

此言之則又不惟安邊之未得人也相公必以為人
不易知倘斷然有一介之士敢露肺肝相公復能特
達獎拔俾為千夫之長得以自置於秦隴之外接彼
犬戎之域三歲考績能則優獎否則孥戮此賈生終
童感激於前跡其慷慨不為不至蓋時之不見信也
不知相公以愚此言為率爾乎其斷然一介之士
亦能成功立事乎且天下岩居谷隱之人悉皆有心
但用與不用也假如晉奉常之第者未必盡能文章
為牙門之將者未必盡能威敵況漢之為漢多有異
材豈唐之為唐獨無奇士也伏惟圖之

與王雄書

黃滔

蒙示盛文拜納之日焉可無言某不業文誠可儷偶其辭以贄方寸既再而思夫儷偶之辭文家之戲也焉可齎其戲於作者乎是若楊優喙干諫舌啼妾態參婦德得不為罪人乎是乃掃除轂律直寫一二強名曰書幸垂聽覽頃越之苧工遊蜀之錦肆錦工以之示肆人皆哂越工曰誠絳雪之與梭霞異諸然其經緯之如此文章之若彼咸言其極某今獲閣下之文雖莫我知亦庶幾於越工之言蜀錦至如典謨之比寧敢輒言若復韓校書兩寓沈先輩永崇高中丞

安邑劉補闕已上十篇書指陳時病俗弊敘述飾躬處已講論文學興廢指切知已可否雖常人俗士聞見之亦宜感動况吾曹乎則知綿十舉而未第者抑有由也夫以唐德之盛而文道之衰嘗聆作者論近日場中或尚辭而鮮質多閣下能揭元次山韓退之之風故天所以否其道室其數使若作騷演易皆出於窮愁也復何疑焉今之人皆謂番禺駢寶貨遊者或務所獲某之來也閣下之文為至寶奇貨克所獲豈不厚於他人哉願閣下脂轄躍纒荐計貢闈高取甲乙第然後使人人知斯之寶貨異於是也元次山

韓退之之風復行於今日也無令鄭濬孫泰李瑞閔
延言陳嶠數公寂寞而已幸惟志之不宣某再拜

荅趙內翰書

蔡襄

伏蒙示下舉薦黃晞奏草晞閩人與之游甚久以書
自喜不苟與人誠高世懷道之士足下薦之於朝庶
乎盛時無有遺材足下之存心不特為晞發也然其
奏曰石介在國子監時請晞表率生徒晞以介詐善
不直為事非是遂拒之弗往乃晞之先見知人識慮
高遠也襄以謂斥介而引晞意所未喻介好論議當
時人物故衆毀叢至原其所以為心欲君側無奸邪

人人為忠孝百姓無疾苦教化明白信周公孔子之
言謂太平可立致而不度世務行之難易此介之所
以脩誠立節之大略也所抵牾者夏竦黨輩耳一旦
介去朝奸詐巧偽百端妄造謗毀必欲赤其族然後
快意賴天子聖明辯是非故介久而自白嗟乎謂
介詐善何也夫詐善者將圖富貴取名譽也介生不
免寒飢而死幾斷棺子孫流離詐善者固如是耶守
已信道而不顧世俗者伯夷叔齊是也且數百年孔
子稱之其論遂定若介信道而守死者也其亦有待
於後世乎昔介之存襄以同年進士兄事而友之自

介之亡未見有如介之自信者介復生當師事之不暇以苟容無所自立為責况敢毀之晞避介聘為學正不肖為介下耳此特小小者豈足為晞高識遠慮哉足下與介疎知之不至然天下公議固當有聞足下語論衆所瞻望詎可雷同今毀介之人滿朝廷其箝口固不為少雖開口明介介豈遂明然賣死友以合貴權此襄所不為而足下所見知之者也近為寒風薄中日再食粥者七矣奉教不知疲憊感歎顛倒不宣

與朱編修元晦

林光朝

前此數得來書祝耕老有五夫使人去令來取書因循如許言之愧甚去年過黃亭只相隔得三二日所欲道者亦何數唯耿耿比承除書之下此在公論以為太遲不知賢者出處自有時直道之信善類增氣見教恭而安數語乃是從根株上說過來別後對此如一對面語但所謂與虞仲達及此一節更記憶不上是日說數件語當不止此耳林用中聞以館舍處之得質正所聞而求所未聞甚善復之到官已三月偶疾唾中有血雜出令人憂懸也

與查少卿元章

前人

離騷去風雅為甚近一篇三致意此正為古詩體非如太史公所謂也又返復周頌不見蹤由却悟離騷為太苦嘗意取周頌沉之汨羅即千古滯繫可以凌蒼霞出紫氛如其意謂所在耳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與楊次山

前人

某授徒三十年不過為場屋舉子之習學問一事雖稍涉其涯而所以作語及所以傳授於人唯是一律豈敢輒出場屋繩尺之外也某年近二十未知龜山所遺後來者為何書及隨計走都下此說一歷耳又二三年中乃得之是時有周先生尹先生諄諄然八

九十歲人乃文靖公一輩流也王信伯得之於龜山施廷先得之於信伯廷先吾友也廷先每說洞庭之野有一人吾所畏當買舟同一見之不及見此人廷先死矣傷哉廷先每對人道說必為之出涕廷先乃吾亡友方正字次雲之友某以次雲六兄之故遂定交某幼歲聞李太白石曼卿之為人即踴躍道其事又初讀晉書見一搢人物如寒蟬孤潔不入俗調此心甚樂之一日對次雲說古人如此終是不俗六兄云此數人來孔子之門恐一日着脚不定某乃悟夫子之門為人物準的千歲人物要入得此窠樣中乃

為無愧耳

上宰相書

鄭樵

十一月十二日興化軍布衣鄭樵以衰老之年病不任道途謹再拜遣書獻于鈞座樵生為天地間一窮民而無所恨者以一介之士見盡天下圖書識盡先儒閩閩山林三十年著書一千卷以彼易此所得良已多而斯心所不能自己者其說有三投老入京華載書謁相府其一為樵暮齒餘齡形單影隻鈇繫之業甫就汗簡之功已成既無子弟可授又無名山石室可藏每誦白樂天恐君百歲後滅沒人不聞願以

藏中秘百代無湮淪之句未嘗不嗚咽流涕會茲天理不負夙心仰荷鈞慈果得就秘書投納蓬山高遠自隔埃塵芸草芬香永離蠹腐百代之下復何憂焉其二為兵火之後文物蕩然共惟相公撥灰燼而收簡編障橫流而主吾道使周孔之業不墜於地士生此時寧不奮發樵也願討理書以圖自效使東南之遺書已盡古今之圖譜無遺金石之文鼎彝之志莫不畢陳于前前年伍月十三日投納是月二十七日伏蒙提省之辰特與嘉歎既而又蒙傳示鈞誨之勤舉行求書之說既而又蒙歲終會計指揮收入校讎

之籍與先儒之書等嗟乎伯牙之琴為審音而鼓馮
驩之鈇為知己而彈此樵所以甘心焉其三為修書
自是一家作文自是一家修書之人未必能文能文
之人未必能脩書若之何後世皆以文人修書天地
之賦萬物也皆不同形故人心之不同猶人面凡賦
物不同形然後為造化之妙脩書不同體然後為自
得之工仲尼取虞夏商周秦魯之文而為一書每書
之篇語言既殊體制亦異及乎春秋則又異於書矣
襲書春秋之作者司馬遷也又與二書不同體以其
自成一家言始為自得之書後之史家初無所得惟
自同於馬遷馬遷之書遷之面也假遷之面而為已
之面可乎使遷不作則班范以來皆無作矣按馬遷
之法得處在表用處在紀傳以其至要者條而為綱
以其滋蔓者釐之為目後之史家既不通馬遷作表
之意是亦未知遷書之所在且天下之理不可以不
會古今之道不可以不通會通之義大矣哉仲尼之
為書也凡典謨訓誥誓命之書散在天下仲尼會其
書而為一書舉而推之上通乎堯舜旁通乎秦魯使
天下無逸書世代無絕緒然後為成書馬遷之為書
也當漢世挾書之律初除書籍之在天下者不過書

春秋世本戰國策數書耳遷會其書而為一書舉而推之上通乎黃帝旁通乎列國使天下無逸書世代無絕緒然後為成書後之史家據一代之史不能通前代之史本一書而脩不能會天下之書而修故後代與前代之事不相因依又諸家之書散落人間靡所底止安得為成書乎樵前年所獻之書以為水不會於海則為泛水途不通於夏則為窮途劇論會通之義以為中興之後不可無修書之文修書之本不可不據仲尼司馬會通之法去年到家今年料理文字明年修書若無病不死筆札不乏遠則五年近則

三載可以成書其書上自羲皇下逮五代集天下之書而為一書惟虛言之書不在所用雖曰繼馬遷之作凡例殊途經緯異制自有成法不蹈前修觀春秋地名則知樵之地理志異乎諸史之地理觀群書會紀則知樵之藝文志異乎諸史之藝文觀樵之分野紀大象略之類則天文志可知觀樵謚法運祀議鄉飲禮系聲樂府之類則禮樂志可知觀樵之象類書論楚書之類則知樵之所作字書非許之徒所得而聞觀樵之分音類韻字始連環之類則知樵所作韻書非沈宋之徒所得而聞觀本草成書爾雅註詩名

物志之類則知樵所識鳥獸草木之名於陸機郭璞
之徒有一日之長觀圖書志集古系時錄校讎備論
則知樵校讎之業於劉向虞世南之徒有一日之長
以此觀之則知樵之修書斷不用諸史舊例明驗在
前小人豈敢厚誣君子然樵雖林下野人而言句散
落人間往往家藏而戶有雖雞林無貿易之價而鄉
校有諷誦之童凡有文字屬思之間已爲人所知未
終篇之間已爲人所傳況三十年著書十年搜訪圖
書竹頭木屑之積亦云多矣將欲一旦而用之可也
嗚呼功業難成風波易起深恐傳者之訛謂擅修國

史將無所容焉

與真西山書

陳宓

某恭以春序平分東作惟時伏惟躬行古道導民以
仁列邑蒙幸神明勞相台候起居萬福某去夏承禱
雨疚心失於求誨之便迨今未嘗不恨秋間拜狀後
僕僕道途十月望始到官自江州德安入境旱歉在
目權官不敢檢放某亟委官下縣覆視星子放七分
三鰲都昌八分一鰲建昌五分九鰲通放七分以
上廩無兼月之積田里嗷嗷即申省乞給助米來既後
時亟於去臈具奏援文公淳熙七年例借上供折帛

錢為糴本米既不可猝得即以官券先自下下戶濟之此月初始得倉司應副米斛九千五百從省劄所報又荷憲司申省得度牒三十道漕司亦助千斛此月建昌一邑方能施行星子都昌則自臘月已先濟糴流民餓殍幸不至多中間梗於倉使見疑今始孚信幸不至缺事但軍食白撰二萬石為緡六萬有奇申請於朝尚未報以此日夕憂懼邊事方殷總所戶部文移不絕雖八年所欠綱米朝省以下運司體究當蠲者猶且不免追督則目前之欠何時可平以此欲遣一人至家中屢作書屢輟以至於今時事宦途如此豈不可畏今歲救荒錢米不及八年三之一不敢不覈實支散取荷譙憲於兩司及番陽兌官券萬六千緡以應目前百姓因思八年之惠得賢部使者搏心叶力民賴以生豈非一路之福今茲施行多循成式但錢粟不多未免以戶計不以口計革去偽濫須及困窮百謫在前非所敢顧期少稱 聖天子選侯牧民之意耳何繇數數以書請教第劇尊仰乞為一世保重以慰桐城父老之心至於善政善教不復諛誦下情至扣

李丞相宗勉

方大琮

某屏居絕不聞外事自縉紳傳誦政地辯和兩疏後
又見邸狀言宮府事尤切百尺竿頭此豈着智力處
留者欲堅偏者欲進遠者欲入獨凝然其間不阿意
以為悅不買譽以為容端月二日揚庭播告超冠首
台則內之宦寺宮妾不知名者外之兒童走卒無不
知名者朝野相慶同然一辭此豈人力所能為哉上
意也天意也惟至誠無偽可以感動人主惟至公無
私可以悅服天下惟至定不惑可以鎮重國勢大丞
目然之心上知而信之天知而佑之人皆曰今之
最難者內楮外韃也然三聖在天之靈靈有望焉億兆

姓生靈之命有賴焉千萬世之汗簡有光焉某謏焉
何足與斯世有無之數仰蒙大丞相先生登庸之始
以不肖為啓擬初義上猶記其狂瞽之言雖命不果
下而中外闕報皆曰昔者探主意所欲罪者今乃極
力薦進之丞相之事偉矣昔有追讎盡言者今不惟
不怒之而又生全之 聖上之恩大矣某聞之為之
感泣者累日粉軀碎骨何以酬大德自伏讀麻制其
喜不在人後其賀不敢在人先惟大丞相亮其心而
赦其不敏顧猶有欲言者丁酉秋某與劉克莊潛夫
王邁實之同被劾未幾某與劉皆得祠王尤貧獨未

之得其人本為大丞相所愛不能妥帖乃其自取是亦教之之意其後一鑄又兩鑄則人或以為太過若蒙牽復而畀之廩尤見海涵春育之量劉潛夫素為大丞相所器非獨其文字今世鮮比而通古今熟典故可禪廟議而吏事尤長特文揜其才耳區區竊謂丞相宜自收而用之王友也劉親且友也非固私之也姚瑒貴叔投袂赴建於焚燬略盡之餘反側未定之際辛勤三年郡人德之罷歸已久未復職未得祠亦廟堂所當知某素與之踈得之公言云耳王幼學都承若使之立朝似有淮南寢謀氣象 朝廷豈不

能著一骨骸之士以自壯乎更在鈞念某已灰心斯世而猶耿耿有未能忘輒復及此強聒死罪又有欲言者鄭觀文端平初不可謂無一變之功不可謂無收進諸賢之功獨輕舉一誤亦功過不相揜者其時徐直翁一二人未入臺前已明非之不害其為直臣最是一項人面獻諛語又退誦於人纔見其解政則向之誦於人者轉而為罵有上書攻之者未免以遷除之滯速為言大凡當國者以天為心固不計此而士風則薄矣今亦有不肖言端平諸賢者亦有言其時之賢而責其時之相者然其時之賢是誰致之則

今之攻者可少止矣不知退傳近況何如惟大丞相念之某又復及此強聒死罪

曹侍郎函

前人

某之愛弟涓孫坐春風中三閱月歸南一旬問其所得於東畎先生者道德性命之微議論出處之正文章法度之要政理設施之序皆能領會其略舉似其凡對牀之夕歷歷不遺如某之有得於親炙也至於慨世道之消長念人物之離合而遠外廢放之人尤致其拳拳豈特一方朋友聚首感歎而已涓弟出示誨墨二百餘言莊誦竦敬始里兒之凡下者以其標置者議之今觀公之所謂高者乃曰自強為善曰行已有恥此則平實工夫也而高莫甚焉今世孰能之若此論行於世則虛矯之說破而踐履之德進人才可成而風俗厚矣因思前日鄭尉亦得寧拙毋巧之誨且曰今之士不可不存樸拙意思尤為深切往往後進之來謁者隨其器質皆有以箴切而點化之其加惠學者之意甚厚矣某杜門絕不知近事有傳新遺補初義讀者皆以為快區區獨有隱憂時艱極矣若股肱常得重臣耳目常得吉士則大法小廉相與汲汲扶楹猶或庶幾若更起迭仆條憂驟喜非國之

福故凡群情之一快皆元氣之一傷也二府虛實中外屬意於侍郎者無異辭蓋真心平其量寬其守正坐乎廟堂則使為善者有所恃而無恐不善者有所化而不敢為公道常明大勢常定各以其材智思慮用之於扶世運捍外侮之際而不用之於相傾軋互反覆之私則元氣固而縉紳與宗社俱受其福矣惟閣下留意

復姻家福清許侍郎書

陳文龍

文龍為理宗太學生度宗狀元九箇月越州窮僉判八箇月撫州袁太守享朝廷祿食僅八年尚能自

決他人受用大宋幾年富貴各要保家計養子孫略不思大主人家祭祀無所附子孫無所托彼蒼者天此何人哉孟子曰效死弗去賈誼曰臣死封疆國事至此不如無生惟當決一死以守來書謂同舍之義布衣之交此朋友之倫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文龍不愛一身死不愛一家死但欲存趙氏一脉若以區區之守義為不然或致殺身覆家鄙意則以雖闔門磔屍數段亦所願也請從此訣勿復多言

復唆都元帥書

前人

來書謂我名蓋天下何書不讀覽盡興亡褒拂過當

我平生讀書但識孟子效死弗去字左傳有隕無二字如此而已但謂天數如此何必固執不能嘿嘿宋三百年天下列聖相承無有失德未至天遽厭之柄國非人不幸至此譬如大家不幸破敗如何亦留破屋荒田與其子孫我

太祖造宋柴氏俱有分地閩廣數箇破郡存趙封疆豈非威德事乎不然最爾小州把作田橫島有何不可昔微子之宋聽其自存聊攝以東置而不問惟執事圖之若弗獲命磨礪以須

莆陽文獻卷之八終

莆陽文獻卷之九

序

送馬承之通判儀州序

蔡襄

唐末失御外方將帥臣闕釁輒發藉土地聚貨財招徠驃勇士務攻擊爭鬪以爲強甚者格弛天子法令專逐帥臣盜有其衆患日寢長梁朱氏卒乘此以取天下其後五十餘年易四姓大率廢興由是武人縮重兵收天下安危大柄在掌握間更世移祀若操持飲器東西左右耳於是軍中氣凜然騰在人上躬儒者俛首隱舌不復奮起關說古先王治道而爲之節

制勢久而變理固然也國家既平四方追鑒前失凡持邊議主兵要內宥密而外方鎮多以儒臣爲之任武人剝去角牙磨治平聲壯兵安處行伍間不敢亢然自較輕重然則今天下安危大計其倚重於儒臣乎獨不知決然自當其所倚重建立經久之制者果誰哉承之以文稱於交遊喜自樹立茲有齒鄙之行思以竭材慮而後愜焉予觀承之之文之言未始離乎忠也使力足而勢大者咸以是而爲心惟國之計而微躬之念事罔不濟且使世之人知儒者果可以天下安危大柄倚重之也

送史炤赴邠州幙序

前人

陸生有言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載之漢謀取爲警言語某竊謂陸生一時之辯非極論也夫將相者文武之事若手足之左右捨一不濟豈待安危而注意哉必安而後相必危而後將譬諸舟橫中流指山木以爲楫曰不殆者豈謂智乎今國家奄宅大區文昭武震蕃酋繼好諸侯順命然而天子詒慮生民斃財者豈不以邊兵乎四方大本在於邊精卒良械遍實陰墟方輸里賦徑及天下而四十年間卒老于屯伍械弛于戲樂司是者割羊醢酒蓄畝以驩愛國

舉異禮必先計兵開府庫委金帛而均施之乃至反唇相稽園目相視較分銖薄厚曰我固當得也將恩而不威兵驕而不戢時之深恨近者已來北諸侯愈難其選或取文儒加武號而長之大抵尸之謀而正者則爲長利推此而度之天下雖安將可忘乎將不可忘則陸生之談謬悠也果矣某嘗欲北遊以觀邊事勢不及往而中輝受邠諸侯之署今行矣當世之首務四方之大本可得而知也於是朝之文士咸作詩以寵其行蒲陽蔡某文曰送史從事往邠州序

系聲樂府總序

鄭樵

古之達禮三一日燕二曰享三曰祀所謂吉凶軍賓嘉皆主此三者以成禮古之達樂三一日風二曰雅三曰頌所謂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皆主此三者以成樂禮樂相須以爲用禮非樂不行樂非禮不舉自后夔而來樂以詩爲本詩以聲爲用八音六律爲之羽翼耳仲尼編詩爲燕享祀之時用以歌而用非以說義也古之詩今之辭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能誦其文而說其義可乎不幸腐儒之說起齊魯韓毛四家各爲序訓而以說相高漢朝又立之學官以義理相授使蔽歌之旨湮沒無聞然當漢之初去三代未遠惟

經生學者不識詩而太樂氏以聲歌肄業往往三百篇瞽史之徒例能歌也柰義理之說旣勝則聲歌之學日微東漢之末禮樂蕭條雖東觀石渠議論紛紛無補於事曹孟德平劉表而得漢雅郎社夔老矣久不習肄所得於三百篇者惟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而已餘聲不得太和末又失其三尤延年所得惟鹿鳴一篇每正旦大會太尉奉璧群臣行禮東廂雅樂常依者是也古者歌鹿鳴必歌四牡皇皇者華三詩同節故曰工歌鹿鳴之三而用南陔白華黍三笙以贊之然後首尾相承節奏有屬今得一詩而如此用可乎應知古詩之聲爲可貴也至晉室鹿鳴一篇絕後世不復聞詩矣然詩者人心之樂也不以世之汙隆而存亡豈三代之時人有是心心有是樂三代之後人無是心心無是樂乎三代之詩絕矣繼三代之作者樂府也樂府之作宛同風雅但其聲散佚無所紀系所以不得嗣續風雅而爲流通也按三百篇在成周之時亦無所紀系有季札之賢而不別國風所在有仲尼之聖而不知雅頌之分仲尼爲此患故自衛返也問於太師氏然後取而正焉列十五國風以明風土之音不同分大小二雅以明朝廷之音

此用可乎應知古詩之聲爲可貴也至晉室鹿鳴一篇絕後世不復聞詩矣然詩者人心之樂也不以世之汙隆而存亡豈三代之時人有是心心有是樂三代之後人無是心心無是樂乎三代之詩絕矣繼三代之作者樂府也樂府之作宛同風雅但其聲散佚無所紀系所以不得嗣續風雅而爲流通也按三百篇在成周之時亦無所紀系有季札之賢而不別國風所在有仲尼之聖而不知雅頌之分仲尼爲此患故自衛返也問於太師氏然後取而正焉列十五國風以明風土之音不同分大小二雅以明朝廷之音

有間陳周魯商三頌之音所以侑祭也定南陔白華
華黍崇丘由庚由儀六笙之音所以叶歌也得詩而
得聲者三百篇則系於風雅頌得詩而不得聲者則
置之謂之逸詩如河水祈招之類無所系也今樂府
之行於世者章句雖存樂聲無用崔豹之徒以義說
名吳兢之徒以事解目蓋聲失則義起其與齊魯韓
毛之言詩無以異也樂府之道或幾乎息矣樵今取
而系之千載之下庶無絕紐一曰短簫鏡歌二十二
曲二曰鞞舞歌五曲三曰拂舞歌五曲四曰鼓角橫
吹十五曲五曰胡角十曲六曰相和歌三十曲七曰
白苧歌五曲八曰清商八十四曲九曰百七十六曲而
得百九十一篇系之正聲即風雅之聲也一曰郊祀
十九章二曰東都五詩三曰梁十二雅四曰唐十二
和五曰晉十二成六曰周十二順七曰建隆十二安
凡八十四曲而得四十八篇系之正聲即頌聲也一
曰漢三侯之詩一章二曰漢房中之樂十七章三曰
隋房內二曲四曰梁十曲五曰陳四曲六曰北齊二
曲七曰唐五十五曲八曰皇朝十九曲九曰熙陵二
曲凡百十二曲而得十五篇系之別聲而非正樂之
用也正聲之餘則有琴瑟五十七曲而得十五篇別

聲之餘則有舞舞二十三曲而得九篇古者絲竹與歌相和故有譜無詞所以六笙在三百篇但存名耳漢儒不知謂爲六亡詩也琴之九操十二引以音相授並不著辭琴之有辭自梁始舞與歌相應歌主鼓舞主形自六代之舞至于漢魏並不著辭也舞之有辭自晉始今之所以系正聲別聲總四百五十二曲而得二百七十八篇以詩系於聲以聲系於樂舉三達樂行三達禮庶不失乎古之道也復有古調二十三曲征戍十七曲遊俠二十三曲行樂十八曲佳麗五十曲別離十九曲怨思三十曲歌舞二十三曲絲竹十三曲觴酌七曲宮苑二十三曲都邑三十九曲道路七曲時景二十七曲人生四曲人物十二曲神仙二十二曲梵竺四曲蕃胡五曲山水二十七曲草木二十二曲車馬八曲魚龍六曲鳥獸二十二曲雜體七曲總四百六十曲而得四百四十六篇不得其聲則以義類相屬分爲二十五門謂之移聲移聲者逸聲之流也庶幾來者復得其聲則不失其所系矣昔唐人修官制之書不成乃準周官爲六典而後成書以樵觀之何必準周官也若源流出於周官自與周官合節今之所纂樂府非敢準古詩也及乎成篇

自與詩同條亦源流之所出也規成負矩成方者自然之形也鼓宮宮動鼓角角應者自然之應也然三代既沒漢魏嗣興禮樂之來陵夷有漸始則風雅不分次則雅頌無別次則頌亡次則禮亡按上之回聖人出君子之作也雅也艾如張雉子班野人之作也風也合而爲鼓吹燕歌行其音本幽薊則列國之風也煌煌京洛行其音本京華則都人之雅也合而爲相和歌風者則鄉人之用雅者則朝廷之用合而用之是爲風雅不分享大禮也燕私禮也享則上兼用下樂燕則下得用上樂是則風雅之音雖異而享燕之用則通及明帝定四品一曰大予樂郊廟上陵用之二曰雅頌樂辟雍享射用之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群臣用之四曰短簫鏡歌樂軍中用之古者雅用於人頌用於神武帝之主樂府采詩雖不辯風雅至於郊祀房中之章未嘗用於人事以明神人不可以同事也今辟雍享射雅頌無分應用頌者而改用大予應用雅者而改用黃門不知黃門大予於古爲何樂乎風頌通歌猶可以通也雅頌通歌不可以通也曹魏准鹿鳴作於赫篇以祀武帝准騶虞作魏巍篇以祀文帝准文王作洋洋篇以祀明帝且清廟

祀文王執競祀武王莫非頌聲今魏家三廟純用風雅此頌之所以亡也頌亡則樂亡矣是時樂雖亡禮猶存宗廟之禮不用之天明有尊親也鬼神之禮不用之人知有幽明也梁武作十二雅郊廟明堂三朝之禮展轉用之天地之事宗廟之事君臣之事同其事矣樂之失也自漢武始其亡也自魏始禮之失也自漢明始其亡也自梁始禮樂淪亡之所自學士大夫不可不知也謹序

泮林討古集序

林光朝

以沙礫之細爪髮之微故衣壞革游塵聚垢合之爲

本草以鱗介之奇形模之醜合之爲山海經以釋詁釋言釋訓合之爲爾雅以燕代之北汝潁之南車軌所交爾汝雜出合之爲方言以一札累數行雖或斷裂且不忍棄去合之爲法書淵明達者豈欲以詩自名而甲乙次第出其手李太白杜子美羈遊酒狂橐中無他物所貯篇什如貯珠玉人心之同然也乃如是有一長必欲使天下共之此泮林討古所爲作也子曾子人品爲甚高由宜春過湘潭終於廬陵凡歷三州教授讀書討古自宋之丁氏而下凡百件其言高帝蕭蕭何此非爲偶合者以宋昌折太尉勃渭橋

請間之語爲見幾以賈誼欲更定諸法令絳灌之屬
盡害之以爲非必疾賢也亦誠駭於其說爾以文帝
知亞夫可以爲將軍以遺景帝終之破吳楚則其威
斷有所不施施亦無不中矣以公孫弘三逞人主之
意不少變不可謂無所守者以董仲舒非撥煩之器
直可爲侯王傳也有是數條可以不朽讀其書見其
人當如孟子之知樂正子者聞之曰見善如不及見
不善如探湯子曾子爲如是則其所可聽者必非肝
鬲語也子曾子發字信道南豐人其子樽嘗於吾叙
同年莆田林某序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序 陳俊卿

國朝祖宗以仁覆天下而不右武事然垂二百年更
夷狄之變者三皆得人以任其事景德契丹之變寇
萊公任之康定元昊之變范文正公韓忠獻公任之
靖康金虜之禍尤鉅而丞相隴西李公亦慨然以身
當其變蓋天之祐宋不于其兵而于其人是數君子
者之事君不于其躬而于其國其事之濟否則有命
與數存焉要之皆忠烈英特士也予旣敬服數公之
行事因欲覽觀其遺文萊公他文不甚見于世獨其
詩傳蓋百有餘篇辭健而格高旨深而思遠文正忠

獻則家集具在其文字奏議或簡重而壯偉或詳明而剴切蓋與其謀謨勲業稱惟李公近與予耳目接私以不得其文爲恨淳熙丙申予帥三山其子秀之哀集其文以示予求序蓋表章奏劄至八十卷而詩文不與焉予讀而嘆曰詳哉其言之也世之有其學者常患乎無其材有其材者常患乎無其節三者備矣然使其辭之不達則不足以動人主之聽言之不文則不足以永後世之傳是以君子貴其全也公學本于經才見於用節著於論水灾贊禪議之日是其章較蓋天下之所共知焉予竊恠方虜騎闖城之際

在廷之臣爭爲講解遷避之說公孑然孤忠殆未易以口舌爭卒能感悟萬乘爲堅守之策以何道而致然及觀公之奏議明白條暢反覆曲折其叙成敗利害灼然如在目前宜乎感悟明主之聽而亟從之也使公之謀盡用則胡騎必無再下之禍而其勲業可以絕寇萊韓范矣惜乎其奪於讒而不之竟也光堯中興因天下之望而首相公十議所陳規摹宏遠劉麟之役公雖在外且畫三策六條以獻王倫之使公復憤惋抗疏以爭之與時論不合不顧也嗚呼其可謂忠也矣然則公之勲業雖不克大就然其所奮立

陳述足以暴於後世況又其言之文哉昔東坡先生謂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姿綜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出師之表簡而盡直而不肆而鄭亞謂李衛公蘊開物致君之才居丞弼上公之位建靖難平戎之策垂經天緯地之文嗚呼若公者可謂兼之矣予既諾秀之之請奪於多事未暇綴思後三年歸自金陵乃始書而歸之某月某日序

艾軒林先生集序

陳宓

莆陽艾軒林先生文爲世所宗而藁不多見學者好之如嗜欲然沒五十年始傳於世藏之深固以久一

出大肆理必然也先生行古道言動爲時取式教授生徒非禮不行四方翕然響應來學者亡慮數百人道尊德盛年五十擢第春官不數年拜大司成淳熙間天子幸胄監命講中庸玉音嘉嘆擢寘近侍出使入朝徇義忘私無田無宮以遺妻子獨富於書至死不釋卷故其文森嚴奧美精深簡古上參經訓下視騷詞他人數百言不能道者先生直數語雍容有餘非學博識高義精理到能如是乎初先生諸孫成季哀其藁不輕以示人近族子同叔搜羅畧備得詩文若干首爲卷急於垂後不暇求序於名公猥以屬某

顧惟愚陋妄測弘深得罪君子又將何辭昔楊子歿四十年而法言始行韓集歷五季至我朝始大振某於先生之文亦云

朱子語類後序

黃士毅

見本傳

右語類成七十家除李侯貫之已刊外增多三十八家或病諸家所記互有重複乃類分而考之蓋有一時之所同聞退各抄錄見有等差則領其意者斯有詳畧或能盡得於言而首尾該貫或不能盡得於言而語脉間斷或就其中粗得一二言而止今惟存一家之最詳者而他皆附于下至於一條之內無一字

之不同者必抄錄之際嘗相參校不則非其聞而得於傳錄則亦惟存一家而注與某人同爾既以類分遂可繕寫而畧爲義例以爲後先之次第有太極然後有天地有天地然後有人物然後有性命之名而仁義禮智之理則人物所以爲性命者也所謂學者求得夫此理而已故以太極天地爲始乃及於人物性命之原與夫古學之定序次之以群經所以明此理者也次之以孔子孟周程朱子所以傳此理者也乃繼之以斥異端異端所以蔽此理而斥之者任道統之責也然後自我朝及歷代君臣法度人物

議論亦畧具焉此卽理之行於天地設位之後而著於治亂興衰者也凡不可以類分者則雜次之而以作文終焉蓋文以載道理明意達則辭自成文後世理學不明第以文辭爲學固有竭終身之力精思巧製不以務名家者然其學旣非其理不明則其文雖工其意多悖故特次之於後深明夫文爲末而理爲本也然始爲妄易分類之意惟欲考其重複及今而觀之則夫理一而名殊問同而答異者淺深詳畧一自在前互相發明思已過半至於群經則又足以起或問之所未及校本義之所未定補書說之所未成而大學章句所謂高入虛空卑流功利者皆灼然知其所指而不爲近似所陷溺矣誠非小補者故嘗謂孔孟之道至周程而復明至朱子而大明自今以後雖斯道未能盛行於世而通遺書私淑艾者必不乏人至於千五百年之久絕而不續反復斯編抑自信云

李迂仲毛詩解序

方大琮

三山前輩以經行稱自周陳鄭諸先生始亦世道當昌儒學浸盛陳博士伯仲著禮樂書中興後禮樂稱王侍郎而講經授徒者益衆迂仲詩少類書學者口誦手抄往往成編余少讀李先生解說凡毛傳鄭義

孔疏若國朝劉歐張蘇及同時陳少南鄭漁仲一章之旨一事之義皆有取焉王氏說可存者亦不廢而諸所援据自易書三禮春秋傳國語語孟爾雅遷固史荀韓氏書許氏說文之類亦錄焉不待徧觀衆說博閱群書而三百篇之蘊具是矣何其富也蓋訓說備而體認審事證該而辯訂確猶恨未見其家藏善本後四十年與其孫用之秘監同官南海出以相示間系通釋其後余竊惟古今言詩者不知幾家大率惑於時王所主之傳講師相傳之說蓋久之而諸儒訓釋漸明然彼此迭興莫相統一不有大儒先生推本旨粹而長而演以已說後學何所適從世言呂氏讀詩記多李氏說若雅頌已二百一十餘條而諸說見取於李氏者亦多從之吁乾淳前此編行世久矣呂記後出自公劉首章以前凡一再更定寔趨精約而講聞之舊意旨之合可考如此譬宋氏論語則李解猶詳說呂記猶集註也通釋則又釋其餘意義味淵永冠以心詩自得於訓詁之外家庭所講可知已接前淑後豈特有功於其鄉哉抑聞之情性固萬世所共有理義至諸老而大明紹興間洛學方興胡氏已有孤立之嘆此書獨能推行程張遺說濂溪於詩

無訓解直引其論古樂數語爲大序美教化移風俗之證李氏淵源粹於是矣近年學無統盟談經而曰吾不隨人脚跟始焉趨向詭異極則論建邪僻唱爲載籍所未有之說甚可懼也昔龜山攻荆舒學術直以釋鳧鷖言之蓋誣經飾說迷國誤朝他罪特其細耳幸早衰歇李氏之學有本其傳也奚疑

陳敬叟集序

劉克莊

寶慶初元余有民社之寄平生嗜好一切禁止專習爲吏勤苦三年邑無闕事而余成俗人矣然少走四方狂名已出邑中騷人墨客如陳敬叟劉圻父游李

僊輩往往辱與之游主人詩律久廢不復有一字常命小史設筆硯觀衆賓賦詠以爲樂嘗評諸人之作圻父得之夷淡而失之槁乾李僊得之樸密而失之遲晦惟敬叟才氣清拔力量宏放險夷穠淡深淺密疎各極其態不主一體至其爲人曠達如列禦寇莊周飲酒如阮嗣宗李太白筆札如谷子雲行草篆隸如張顛李潮樂府如溫飛卿韓致光余每歎其所長非復一事旣解銅墨歸臥山中五六年谿上故人獨敬叟書問不絕其交誼又過人如此一旦緘其藁來曰爲我序之嗟夫余何足以知君哉追念昔者會集

諸君銳甚頗哀余衰猶能鼓旗助譟其旁今志氣銷
磨由衰至竭敬叟未知其然顧方援麾挑戰余遠望
之悲傷感慨殆如伏波曳足土室中矣嗟夫余何足
以序君哉敬叟名以莊穀城黃子厚之甥故其詩酷
似云

瓜圃集序

前人

近歲詩人惟趙章泉五言有陶阮意趙蹈中能爲章
體如永嘉諸人極力馳驟纔望見賈島姚合之藩而
已余詩亦然十年前始自厭之欲息唐律專造古體
趙南塘不謂然其說曰言意深淺存人曾懷不繫體

格若氣象廣大雖唐律不害爲黃鐘大呂否則手操
雲和而驚颺駭電猶隱隱絃撥間也余感其言而止
亡友翁應叟尤工律詩集中古體不一二見無乃與
余同病乎然觀其送人去國之章有山人處士踈直
之氣傷時聞警之作有忠臣孝子微婉之義感知懷
友之什有俠客節士生死不相背負之意處窮而恥
勢利之合無責而任善類之憂其言多有益世教凡
教慢褻狎閨情春思之類無一字一句及之是豈可
以律詩而槩少之耶蓋應叟晚爲洛學客游所至必
交其善士尤爲西山真公所知其詩有自來矣既沒

數年子元儒始請予序其集夫作詩難序詩尤難小
序最古最受攻至朱文公始盡掃而去之而詩之義
自見詩之顯晦不在乎序之有無也決矣嗟乎作詩
者何人歟鴟鴞七月周公也棠棣召穆公也頌史克
也祈招祭公謀父也黍離周大夫也皆古之聖賢也
謂小序不足以知古聖賢之意則有之矣至於寺人
傷讒女子自誓蟋蟀譏儉碩鼠況貪與其他比興諷
刺往往出於小夫賤隸之口途之人猶知之而況子
夏孔門之高弟衛宏漢世之名儒乎以高弟名儒之
學問而有不能通匹夫匹婦之情性若余者其敢自
謂知朋友之意乎雖然交游三十年一死一生問其
人則曰未詳也問其詩則曰未達也其又可乎乃述
所見於篇首顧余文未必能重應叟之詩應叟之詩
或足以重余文也應叟名定別字安然瓜圃其自號
云

艾軒先生集序

前人

以言語文字行世非先生意也先生乾淳間大儒國
人師之朱文公於當世之學問有異同惟於先生加
敬于時朝野語先生不以姓氏皆曰艾軒晚爲中書
舍人中批某人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先生封還曰

輕臺諫羞科目矣天子知先生決不奉詔改授工部
侍郎不拜而去其學問名節如此以言語文字行世
非先生意也然先生學力既深下筆簡嚴高處逼槽
弓穀梁平處猶與韓並驅在時片簡隻字人已貴重
今其存者如岫嶼之碑岐陽之鼓矣初先生爲布衣
已負重名後貴顯于朝愛先生者皆以晚節爲憂及
西掖去國然後呂成公喜曰過江以來未有也烏虜
修而至於先生而前輩責備之嚴如此則凡修而未
至於先生者其可以無日新之德乎其可不畏晚謬
之譏乎向使先生希旨書行必根著不去爲李嶠爲
張說先生一奮其決遂爲李藩爲袁高義利萌於一
念芳臭分於千載故余讀先生之書重有感焉先生
歿六十年微言散軼復齋陳公宓所序者僅十之二
三外孫方之泰訪求裒拾彙爲二十卷勤於李漢趙
德矣東陽范侯鎔欲鋟梓會迫上印不克就毗陵張
侯友乃緒而成之余二大父實率鄉人以事先生者
也序非通家子弟責乎敬不敢辭

季父易藁序

前人

易學有二數也理也漢儒如京房費直諸人皆舍章
句而談陰陽災異往往揆之前聖而不合推之當世

而少驗至王輔嗣出始研尋經旨一掃漢學然其弊
流而爲玄虛矣本朝數學有華山陳氏河南邵氏今
邵氏之書雖存通者極少理學有伊川程氏新安朱
氏舉世誦習衆說幾廢余嘗恨程邵同時不相折衷
曰傳曰皇極經世圖譜遂判爲二書而不可合天下
豈有難通之書亦豈有理外之數哉噫易更三聖說
易者非一家程氏排臨川之學者及教人讀易必先
輔嗣介甫朱氏尊伊川之言者至本義則多程子所
未發議論以難疑問答而詳義理以講貫切磋而精
此季父易藁之所爲作也初余爲建陽令季父訪余
縣齋因質易疑於蔡隱君伯靜後二十餘年而書成
大旨由朱程以求周孔由周孔以求義文其篤守師
說雖譙天授袁滄潔無以加視世之高談先天徑造
微妙彼虛而此實矣季父名彌邵字壽翁中歲棄科
舉閉門著書動必由禮行義爲鄉先生家貧食于學
晚舍去併學俸邵之太守眉山楊侯棟邵博士括蒼
俞君來即學爲堂示舍蓋之意季父僅一至焉後楊
侯使本道又論薦于朝不報卒年八十二俞君乃取
昔所郊俸爲刊易藁而授簡其猶子克莊序之

政經序

王邁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心經一書行於世至徹禁中端
平乙未夏五公薨後兩月從臣洪公舜俞咨夔在經
筵上出公心經曰真某此書朕乙夜覽而嘉之鄉宜
爲之序洪公退嘗與邁言至相顧隕涕既而洪公亦
告瘁不知是書嘗序與否也今所謂政經者乃先生
再守溫陵日所著邁時分教睢邱鄉友趙時棣宗華
爲法曹朝夕相與親炙琴瑟書冊之側遂得此經寔
在四方門人之先而四方門人亦未盡見之宗華令
大庾錢梓縣齋以一帙見畀且俾序于帙端邁竊謂
天下之書多矣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者亦多

先生所著之書鑿鑿桑麻穀粟之不可闕者也惟心
經所以爲開天理迪民彝之大本惟政經所以爲續
天命救民窮之實用心經可以接伊洛之正傳衍朱
張之遺學政經則自體以達用舉而措之事業小則
爲程純公晉城縣譜次則爲富文忠公青州郡譜大
則爲韓忠獻公司馬文正公嘉祐元祐之相譜嗚呼
國步斯頻民亦勞止有民社者當於心政二經佩服
而力行之則民瘼庶其有瘳乎國脉庶其有求乎淳
祐二年月正元日門人王邁序

朱文公別集後序

余師魯

文公先生之帥長沙也先大父衡陽史君實以小侯
事大國辱知焉先生之所與書帖母慮數十巾襲惟
謹爲子孫藏往歲偷兒入室意其爲寶也竊之交訊
一啓直當時吏牘以故雜度書中今存此紙耳每一
思輒使人愧恨不能已其後隨牒四方多獲與乾淳
故家子弟遊暇日眎以先生真帖則曰六丁下取之
餘是特毫芒爾因道前事相顧喑喑嘆息以爲距先
生沒未幾何歲而散失遺落已如此況後千百年之
久且遠乎先生一言一話門人弟子必錄以傳然得
其言而有不得其意者若翰墨真跡卽先生實心之
所寓精義之所存使毫芒之僅不失者而復失之謂
非通家子弟之責乃眎集中所缺者俾兒曹筆藏之
以俟成編而壽諸梓榻來丞郡適在先生里而所得
者益多釐爲十卷噫富矣先生之曾孫市轄見之慨
然曰建安精舍有所謂大全集矣書當成一家言且
鈎考羸餘猶足供錢費而敢厯吾子乎於是精加雘
校近似而致餐錢薄少以相茲役云先大父諱秀實
字穎叔治衡之政前帥周益公論薦甚力其受先生
知蓋亦曰益公之所與者

始祖唐校書鐫公祭田序 前人

自大夫士以上皆得立廟其名義器數則有祭法其所祭之主則有宗法徵諸禮可覆也惟墓祭古無之僅見於家人一語而止廟藏主墓藏體魄固非所以求神而先王亦從而許之者緣人情所不忍故也古禮散亡家各有廟自始祖而下皆得私祭不專於宗子則既病於瀆而墓之爲祭其親盡者逾遠逾亡則又病於簡夫墓猶廟也皆以昭穆次禮所謂族葬族墳墓者是已雖其親盡或未盡所祭則殊至於展省洒掃宜無所不及古人事簡慮周蓋如此而後世以拘忌失之吾之族數其上五世以至校書公皆世世異葬祭亦世世無敢台或曰親盡而葬分懼不可以久也於是聚族而謀近代之祭田合私助者得錢餘三萬每歲至日次第祭拜因以附冬至祭始祖之義蓋累年草創而畫為定制自今始祭之之日凡族之諸孫咸在某則出於某祖之昭也某則出於某祖之穆也某與某皆自吾祖出孝敬心可以生矣既祭而飲則老者少者尊者卑者觥斝序列獻酬有容藹然忠厚之風焉睦愛之心可以生矣酒行既命少者書祭之條流于籍以諗後之子孫其少者請曰祭之意宜有述也遂揭諸其端云寶祐初元癸丑長至日

族老人序

徐擇齋文集序

擇齋名明叔字仲晦

余謙一

往歲莆有后村劉公福有竹溪林公泉南有擇齋徐公陽岩洪公皆吾閩文章宗匠竹溪後村集既板行家藏而人誦之矣陽岩擇齋后卒不幸與壞劫會嗣子門生伏匿奔踣不暇遺集久之莫克會粹有志於斯文者歎息焉一日擇齋之子籌老奉先集以授門人余謙一俾為之序開編伏讀則公年耆老官顯榮之日所作蓋公平生藁就輒棄嗣子少長始從旁抄

錄得之茲特太山之毫芒耳謙一既喜於成編而又懼不敢當序筆辭不獲乃稽首而言曰昔之人論著多矣少壯之氣銳而老則衰窮苦之辭工而貴則墮呂紫薇周平園猶未免此病而公年益老官益高作為文章略無一毫頽墮衰竭之態此其故何哉蓋不以老壯窮達為進退者氣實為之天地間有所謂至剛至大者是為浩然之氣故孟氏之學以養氣為先是氣也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卞良平失其智眉山蘇氏亦以是稱昌黎公然後知孟子韓子之文純粹明白汪洋而大肆者氣之所充也豈特韓孟為然蘇

氏之文亦然故欲論公之文者不于其文而于其氣
公爲人剛方嚴峻一介不以取予人意所不可雖當
路有權勢者不肯以辭色假借之開口論時事若不
知有諱忌以故憚黷疾固者多入輒斥召輒寢所謂
諫書講卷綸言史筆皆公所宜擅曾不得一出其所
長山林歲月之外麾節弓鈇竟展轉外服以老德祐
初元嘗以第一人起之而公老且病矣昔人之言曰
氣盛則言之長短較之高下皆宜今觀公之論著詩
則聲之高下者也文則言之長短者也文與詩大抵
尚安律不尚竒恠尚典雅不尚纖巧陽岳每稱仲晦
之文取宜臺閣人以爲知言公於書無所不讀料飽
而思敏每下筆娓娓千百語不能休視之若不經意
實則槩生墨客冥搜苦索有所不能加西山真公之
守泉也公以翰墨受知遂付以斯文之事淵源所漸
有本固如是夫因竊嘆西山爲南渡歐蘇門人經指
授者多以文名于世四十年來凋零殆盡歸然靈光
獨東澗與公耳二公歿文章之統紀遂絕而奎運終
焉烏乎斯文興廢豈非天邪讀斯編者將必掩卷而
流涕矣

國朝文類序

陳旅

元氣流行乎宇宙之間其精華之在人有不能不著者發而爲文章焉然則文章者固元氣之爲也徒審前人制作之工拙而不知其出於天地氣運之盛衰豈知言者哉蓋嘗考之三代以降惟漢唐宋之文爲特盛就其世而論之其特盛者又何其不能多也千數百年之久天地氣運難盛而易衰乃若此斯人之榮悴槩可知矣先民有言曰三光五岳之氣分大音不完必混一而後大振美哉乎其言之也昔者北南斷裂之餘非無能言之人馳騁於一時顧往往囿於是氣之衰其言荒粗萎冗無足起發人意其中有若

不爲是氣所囿者則振古之高傑非可以世論也我國家奄有六合自古稱混一者未有如今日之無所不一則天地氣運之盛無有盛於今日者矣建國以來列聖繼作以忠厚之澤涵育萬物鴻生雋老出於其間作爲文章麗蔚光壯前世陋靡之風於是乎盡變矣孰謂斯文之興不有關於天地國家者乎監察御史鎮陽蘇天爵伯修慨然有志於此以爲秦漢魏晉之文則收於文選唐宋之文則載於文粹文鑑以國朝文章之盛不采而彙之將遂散軼沉泯赫然休光弗耀於將來非當務之大缺者歟乃蒐撫國初至

今名人所作若歌詩賦頌銘贊序記奏議雜著書說
議論銘誌碑傳皆彙而聚之積二十年凡得若干首
爲七十卷名曰國朝文類百年文物之英盡在是矣
然所取者必其有繫於政治有補於世教或取其雅
製之足以範俗或取其論述之足以輔翼史氏凡非
此者雖存弗取也夫人莫不有所爲於世顧其用心
何如耳彼爲身謀者窮晝是夜所爲將無一事出於其
私心之外至有爲人子孫於其先世所可傳者漠然
曾不加意遑及他人之文與天下之事孰覽是編者
不惟有以見斯文之所以盛亦足以見伯脩平日之
用心矣伯脩學博而識正自爲成均諸生以至歷官
翰苑凡前言往行與當世之所可述者無不筆之簡
冊有國朝名臣事略與是編並著廷論以文類猶未
流布於四方也移文江浙行省鋟諸梓伯脩使旅書
所以纂輯之意于編端庶幾同志之士尚相與博采
而嗣錄之

送劉粹衷赴旌德令序

前人

劉君粹衷之爲旌德令也客有過予言曰粹衷名進
士其爲人也和而易宜在館閣爲文章從容縉紳間
杰何治縣縣難治也必有疆明之才而後可以剽劇

粹衷柰何治縣予應之曰子以後世之吏求粹衷乎
世以疆明稱者未必良吏也疆而無以養之必嚴刻
明而不善用必苛察以嚴刻苛察而施諸政亦難爲
下矣大抵若是者皆急於近名近名非良吏也古之
君子未嘗有心於治人而人未嘗不治於君子誠以
待物則物無不孚公以蒞事則事無不當君子之身
禮樂之器也政教修禮樂之用行焉禮樂之用行民
將不治而化矣是可與嚴刻苛察者言哉孔子曰斯
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蓋民不難治後世無
善治之吏於是乎有難治之民及其難治而又急之
則所治者與治之者俱困矣詩不云乎豈弟君子民
之父母孰謂和易者不足以治縣夫麟儀儀鳳師師
不鷲不獍飛者走者莫不為之先後麟鳳亦何用鷲
與獍哉粹衷方將為麟鳳於旌德旌德之人方將先
後之不暇而子以向者之言惑之無乃不可乎客唯
而去明日粹衷來別因述與客言者為粹衷道之

送孔彥明教授建昌序

前人

孔氏世世得為衍聖公古之有國家以傳其子孫者
未有盛於此矣然自宋建炎中四十八代曰端友者
以襲封從高宗渡江因家于衢至五十三代曰洙者

始內附我朝會曲阜有爭立之訟廷論謂洙寔宗緒
之正宜紹爵如故而洙乃力辭南歸爵遂弗及其後
君子蓋深惜之五十五代曰公俊曰公溥者洙之孫
也公溥字彥明醇厚莊謹將爲建昌儒學教授求言
於余余告之曰彥明子兄弟必襲封而後爲能世其
家乎蓋能傳夫子之道以教人者誠世職也昔舜命
契爲司徒以敷五教是孔氏之祖以教爲職矣成湯
著降衷綏猷之訓箕子陳洪範爲武王之師至夫子
遂以大成之聖垂憲萬世子思又能推明其道授其
徒傳至於今日是天專以教事屬孔氏則彥明之爲
教授也得其世職矣又何必襲封之爲能世其家哉
雖然教授之責甚重也人曰孔子垂憲以教人今教
我者孔子之孫也其所爲必異於衆人矣以孔子之
孫與孔子之教而無異於衆人則人將又曰如是而
謂之孔子之孫乎烏乎教授之責在衆人已甚重以
孔子之孫處之又益甚重矣

來榆百和詩集序

朱文憲

見本傳

夫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則五聲五言即詩之有韻
也帝作歌而臯陶賡歌則歌而載賡即詩之有和也
然和其意不和其韻漢唐以前皆然蘇李河梁之倡

和杜子美和賈至朝大明宮之詩猶不和其韻至若
先命之以韻而爲之詩若競病二韻是已分命以韻
而爲之詩若韓集得前字秋字是已其體制則又非
古矣唐入尚律詩律賦若明水與披沙揀金二賦皆
以八字爲韻而律詩不以命韻者蓋當時官自命題
以爲詩俗號省題詩而律詩不以試士也大抵古之
言詩者不以韻爲詩言之所至而聲成文焉後之言
詩者始以韻爲詩韻不妥則詩不工是詩由韻而後
得焉况欲愈出而愈工不其尤難與吾望長城蔡君
道賓獨用心於律句每什必限以頭羞愁休四字爲
韻非若競病前秋不過兩韻而已也歌而爲百首又
詠歌之而成三百餘篇非若律賦八韻不過一篇而
已也其用心亦良苦矣使其達而在上當爲明良喜
起之賡歌其肯爲羞愁之詞乎予於此蓋深悲蔡君
之不遇也

蒲陽文獻卷之九終



程